

尤刻本李善注《文选》阑入 五臣注的缘由及尤刻本的来历探索

常思春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今存宋单刻李善注《文选》,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刻本仅存残卷,唯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刻本完好。尤刻本多有五臣注阑入,清代以来大都认为是从六臣本摘出李善注而剔出五臣注未尽,此说长期掩盖了尤刻本的文献价值。今以《文选》诸传本综合考察,发现尤刻本底本是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一个校刻本,这个校刻本又是由一个有断烂的较北宋天圣国子监本之注更详的李善注本而以六臣注明州本李善注补其断烂而来;其断烂处恰为明州本删李善注标“善注同”、“善同某注”、“余同某注”之条,校者遂取五臣某注补其断烂,于是阑入五臣注。这一发现,澄清了《文选》传本的一桩长期悬案。

关键词:《文选》;尤刻本;六臣本;李善注;五臣注;缘由;来历

中图分类号:G25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1-0073-10

—

李善注《文选》有刻本流行之前,五臣注《文选》已有五代蜀宰相母昭裔刻本、五代末或宋初浙刻本、北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平昌孟氏刻本三刻流行^①,平昌孟氏刻本“访精当之本,命博洽之士极加考核”,校正了蜀、浙二刻讹脱^②,为五臣注本的一个善本,亦是后传五臣注本的祖本。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八月,诏国子监校刻李善注《文选》,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前刻成而于大中祥符八年终于宫城火灾^③;北宋仁宗天圣年间,国子监又校刻李善注《文选》,天圣七年(1029年)刻成,天圣九年(1031年)印行(下称北宋监本)^④,今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分藏有此本残卷(二藏无重叶,乃一书之分散)。北宋神宗元祐年间,秀州州学将平昌孟氏刻五臣注本、天圣国子监刻李善注本合并,

其合并为就平昌孟氏刻五臣注本附入天圣国子监刻李善注本而分卷依李善注本,标注二本正文文字异同(有所遗漏),二本同条注文内容有相重则时或删去一家(多为删李善注)而标“善注同”(未全标出,又李善注音与五臣注音同者则直删善音而不标示)、“五臣注同”,于元祐九年(1094年)二月刻成印行(下称秀州本)^⑤。此本即六臣注本的祖本,原刻今无存者,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后期广都裴氏刻六臣注本、韩国奎章阁藏明宣德三年(1428年)朝鲜活字印六臣注本皆为翻此本,广都裴氏本有明袁褫嘉趣堂影刻本存世尚众,朝鲜活字本有韩国影印本行世(中有多卷为据另一藏本抄补,又原本偶有脱李善注处,为取五臣本补其所据底本缺叶所致)。约南北宋之际,明州州学就秀州本再删李善注内容与五臣注相重或相近之条而标“善注同”(承秀州本删者)、“善同某注”、“余同某注”(未全标出)刊行,即后来所谓六臣注明州本,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

收稿日期:2002-06-12

作者简介:常思春(1945—),男,四川省阆中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递修本残本二种,日本金泽文库藏有宋翻无题识完本一部(有日本足利学校影印本流行,本文所据明州本为此本)。约南宋高宗绍兴末,赣州州学将六臣注明州本正文多改从李善本,又改明州本五臣注居前、李善注居后为李善注居前、五臣注居后刊行,其于明州本标“善同某注”处多采五臣某注充善注,于善注避重复之“已见上文”、“已见某篇”者多重出前注,此即后来所谓赣州本,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二部(皆有断烂,互补即完整)及宋建州翻刻本(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本文所据赣州本为此本),元陈仁子翻刻本。三种六臣注本,秀州本(嘉趣堂本及朝鲜活字本,下称秀州本者同此)存北宋监本注文十之九以上,明州本存北宋监本注文十之八上下,二本于李善注、五臣注区分清楚(秀州本尚反映了李善注条段);赣州本于李善注则颇阑入五臣注。本文谈尤刻本问题须涉及上述《文选》诸传本,故于诸传本源流先略述之。

北宋监本李善注《文选》,北宋后无单行传刻,而以六臣本传刻流传。北宋后流行之单刻李善注《文选》,为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尤袤池阳郡斋刻本,习称尤刻本或淳熙本,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初刻印完本一部,有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行世。尤刻本盛行于后世,版毁前,曾多次递修印行,元、明、清皆有翻刻。尤刻本正文、注文与北宋监本残卷及秀州本所出北宋监本歧异颇甚,其歧异主要有六种情形:其一,尤刻本正文字句异于北宋监本而同于五臣本(前人称为“五臣乱善”);其二,尤刻本正文字句异于北宋监本而不同于五臣本;其三,尤刻本注文异于北宋监本而为五臣注阑入;其四,尤刻本注文不见于北宋监本而非为五臣注阑入;其五,北宋监本李善避重出注文之“已见上文”、“已见某篇”处,尤刻本多重出前注;其六,尤刻本颇具五臣注音。尤刻本的这些扑朔迷离问题,关涉尤刻本的来历,尚乏确切可信的解说。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收明末毛氏汲古阁翻宋本李善注《文选》(与尤刻本为同一系统之本),《提要》谓“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云《答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答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铄曰、向曰、济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造为毛刻为毛氏作假,为从六臣本中摘出善注之说。《提要》所举第二十五卷注中有向曰、济曰、翰曰、铄

曰一节,由其起迄可知当是毛刻所据宋本原脱一叶,其前收藏家取六臣注赣州本之叶补足,毛氏照翻所致(毛氏刻书多照翻原本,不轻作校改)。《提要》作者举证失当,判断失误,在于其时学界尚未发现北宋监本及尤刻本。嘉庆年间,胡克家发现尤刻本而翻刻其本(为一经多次递修之本,由胡刻所出底本版心标示修版之年可知),聘顾千里、彭兆荪校勘其尤刻本,撰《文选考异》十卷,较详悉地揭示了尤刻本与元陈仁子翻宋赣州本、明袁褰嘉趣堂翻宋广都裴氏本二六臣注本所出李善本(即北宋监本)正文、注文异同(尚有遗漏及误判)。其时,清宫所藏北宋监本李善本尚少有人知晓(乾隆时彭元瑞曾见其书,见《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二《昭明文选》条),胡、顾、彭皆未知北宋有李善本之刻,故胡氏《文选考异序》着眼于尤刻本中有五臣注、五臣音,遂以《四库提要》判毛刻的“摘出”之说移于尤刻,谓“尤本仍非未经合并也”;其后阮元《文选旁证序》亦谓尤刻本“似从六臣本提掇而出”。后来谈尤刻本者大底承袭胡、阮之说(下称“摘出”说),几成定论。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文选》,其《出版说明》即云:“清朝人大多认为自六臣注盛行之后,李注原帙被埋没,又有人将集注本中的李注辑录出来,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李注《文选》。用敦煌石室发现的一些旧抄《文选》残卷与现在的通行本相校,或细读清人的校记,可证上述说法是可信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标点排印胡刻《文选》,其《出版说明》亦云:“今天所见到的《文选》李善注,都是后人从六臣注中辑录出来的。”胡、阮以尤刻本正文“五臣乱善”及注文阑入五臣注由六臣本来,所见固是,然由此推及尤刻本为从六臣本摘出善注而剔除五臣未尽,则以偏概全,失之偏颇。尤刻本中有不少不见于六臣本及北宋监本之注文,岂是由六臣本摘出?又六臣本祖本即删之善注,尤刻本则有其注且同于北宋监本,岂是由六臣本摘出?近年,日本学者冈村繁教授发表《宋代刊本〈李善注文选〉剽窃和利用了〈五臣注〉》、《宋代刊本〈李善注文选〉盗用了〈五臣注〉》二文^⑥,对《四库提要》以来以毛刻、尤刻李善本为从六臣本摘出之说作了否定,提出尤刻本注文阑入的五臣注及六臣注赣州本善注阑入的五臣注,是宋代刊本“剽窃”、“盗用”“李善注所比不上的五臣注的明快准确的解释和解说来作为补充”的新解。其否定旧来的“摘出”说虽是,而“盗用”、“剽窃”新解未免简单

化,仍非中肯。本文对尤刻本阑入五臣注的缘由及由此发现的尤刻本来历谈点管窥之见。

二

检尤刻本阑入五臣注之条,皆在六臣注明州本删李善注标“善注同”(承秀州本删者)、“善同某注”、“余同某注”之条范围内,无一另外;然明州本标“善注同”、“善同某注”、“余同某注”之条,尤刻本并未皆阑入五臣注,其中多数之条则有同北宋监本之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尤刻本注文阑入五臣注之条,其全条为五臣注者少,大都是条中李善注、五臣注间有,或李善注居多,或五臣注居多,或李善注、五臣注文句间杂,或仅阑入五臣注些须文字。六臣注赣州本由改明州本体式而来,明州本标“善注同”、“善同某注”、“余同某注”之条,赣州本或仍明州本所标,或以五臣某注充善注,或有同北宋监本之注,亦有条中李善注、五臣注间有而同尤刻本者;其同北宋监本之条少于尤刻本亦有者,而皆在尤刻本亦有者之范围内,这表明不是尤刻本采自赣州本,而是赣州本采自尤刻本底本(赣州本以五臣注充善注之条,秀州本多存其善注,是赣州本编刻者未能见到北宋监本及秀州本,其明州本所删而赣州本则有的同于北宋监本之善注,只能是采自尤刻本底本)。由上面几种情形及尤刻本多有不见于北宋监本的注文观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尤刻本的底本应是产生于六臣注明州本之后、赣州本之前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又是由一个断烂较甚的非北宋监本的李善注本(下称尤刻本祖本)而以六臣注明州本校补其断烂而来;尤刻本注文阑入五臣注的缘由,即在于尤刻本底本校者采六臣注明州本所出李善注补其所据本断烂,其断烂处恰为六臣注明州本删李善注标“善注同”、“善同某注”、“余同某注”者,遂取五臣某注补之,于是阑入五臣注。下举数例以明之:

例一,卷四左太冲《三都赋》作者下注:

秀州本:“向曰:臧荣绪《晋书》云:左思,字太冲,齐国人也。少博览史记,作《三都赋》,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善曰:臧荣

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人。少博览文史,遂(当作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徧于海内。”

明州本:“向曰:臧荣绪《晋书》云:左思,字太冲,齐国人也。少博览史记,作《三都赋》,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善同向注。”

赣州本:“善曰:臧荣绪《晋书》云:左思,字太冲,齐国人也。少博览史记,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向同善注。”

尤刻本:“臧荣绪《晋书》云:左思,字太冲,齐国人也。少博览史记,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向注兼具,笔者加点字句为二家异处。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向注”,实则二家仅引臧荣绪《晋书》一节内容大致相同,李善注并无向注“三都者”以下一段,并非李善注全条内容与向注同。尤刻本此条“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三句同于秀州本善注,其余文句全同五臣向注。何以阑入的五臣注中会有善注文句杂其中?这显然与尤刻本的来历有关,即尤刻本的祖本是一有断烂的李善本,此条“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三句前后断烂,校者据明州本标“善同向注”而采五臣向注补其三句前后断烂,遂成三句前后阑入五臣向注而其三句为善注的二者相杂

情形,必是如此,别无他解。赣州本此条全同尤刻本,显然是由参校尤刻本底本而来。

例二,卷十一何平叔《景福殿赋》作者下注:

秀州本:“铕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有奇才,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仕为尚书主选,后为司马宣王斩于东市。善曰:《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尚金乡公主,颇有材能。为散骑常侍,迁尚书主选。及曹爽反,诛晏并收,斩东市。”

明州本:“铕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有奇才,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仕为尚书主选,后为司马宣王斩于东市。善同铕注。”

赣州本:“善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有奇才,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仕为尚书主选,后为司马宣王斩于东市。铕同善注。”

尤刻本:“《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尚金乡公主,有奇才,颇有材能,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为散骑常侍,迁尚书主选。后曹爽反,为司马宣王斩于东市。”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铕注并具,虽皆引《典略》,而详略及文句颇不同,笔者加点字句为二家相异。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铕注”,赣州本遂采铕注充善注。尤刻本则善注、铕注文句相间(加点者为善注字句),与上例相同,亦必是尤刻本祖本此条断烂而间存文句,校者据明州本标“善同铕注”而采铕注补其断烂字句所致。

例三,卷三十七诸葛孔明《出师表》题下及作者下注:

北宋监本:题下注:“《蜀志》曰:建兴五年,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作者下注:“《蜀志》曰: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曰:诸葛亮孔明卧龙也,将军岂不欲见之乎?由是先主遂诣亮。先主即帝位,以为丞相。后主即位,十二年卒。”

秀州本:题下注:“善曰:《蜀志》曰:建兴五年,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作者下注:“铕曰:《蜀志》云: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谓先主曰:诸葛亮孔明乃卧龙也,将军岂欲见之乎?先主遂诣见之。及即帝位,拜为丞相。后主立,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也。善注同。”

明州本:删题下善注。作者下注:“铕曰:《蜀志》云: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谓先主曰:诸葛亮孔明乃卧龙也,将军岂欲见之乎?先主遂诣见之。及即帝位,拜为丞相。后主立,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也。善注同。”

赣州本:删题下善注。作者下注:“善曰:《蜀志》云: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谓先主曰:诸葛亮孔明乃卧龙也,将军岂欲见之乎?先主遂诣见之。及即帝位,拜为丞相。后主立,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也。铕同善注。”

尤刻本:题下注同北宋监本及秀州本。作者下注:“《蜀志》云: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谓先主曰:诸葛亮孔明乃卧龙也,将军岂欲见之乎?先主遂诣见之。及即帝位,拜为丞相。后主即位,十二年卒。”

上条注文,秀州本存题下善注,删作者下善注。明州本并删篇题下善注,只存五臣铕注而云“善注同”,赣州本从明州本而采五臣铕注充善注。尤刻本题下注同北宋监本,作者下注引《蜀志》仅末二句(加点者)同北宋监本,其前文句全同五臣铕注,无疑是尤刻本祖本存题下注而作者下注引《蜀志》末二句前断烂,校者据明州本“善注同”而取五臣铕注补其断烂所致。

例四,同上篇“未尝不痛恨于桓灵也”句下注:

北宋监本:“桓、灵,后汉二帝也。”

秀州本:“翰曰:桓、灵,汉二帝也,用阉竖所败也。善曰:桓、灵,后汉二帝也。”

明州本:“翰曰:桓、灵,汉二帝也,用阉竖所败也。善同翰注。”

赣州本:“善同翰注。翰曰:桓、灵,汉二帝也,用阉竖所败也。”

尤刻本:“桓、灵,后汉二帝也,用阉竖所败也。”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翰注并具。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翰注”,赣州本同明州本。尤刻本闾入翰注“用阉竖所败也”一句,无疑是尤刻本祖本此条“桓灵后”三字以下断烂,校者据明州本标“善同翰注”而取翰注补其断烂所致。

例五,卷三十七李令伯《陈情表》题下注:

北宋监本:“《华阳国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适人。密见养于祖母,事祖母以孝闻。蜀平后,晋武帝徵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密上书,武帝览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终,徙尚书郎为河内温令,左迁汉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秀州本:“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适人。密见养于祖母,事祖母以孝闻,侍疾日夜,未尝解带。蜀平后,晋武帝徵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密上疏。武帝览其表,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奉膳。服,迁汉中太守也。”

善曰:《华阳国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适人。密见养于祖母,事祖母以孝闻。蜀平后,晋武帝徵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密上书,武帝览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终,徙尚书郎,为河内温令。左迁汉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明州本:“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适人。密见养于祖母,事祖母以孝闻,侍疾日夜,未尝解带。蜀平后,晋武帝徵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密上疏。武帝览其表,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奉膳。服,迁汉中太守也。善同翰注。”

赣州本:“善曰:《华阳国志》云: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适人。密见养于祖母,事祖母以孝闻,侍疾日夜,未尝解带。蜀平后,晋武帝徵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密上疏。武帝览其表,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终,徙尚书郎,为河内温令。左迁汉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翰同善注。”

尤刻本:“《华阳国志》云:李密,字令伯,父

早亡,母何氏更适人。密见养于祖母,事祖母以孝闻,侍疾日夜,未尝解带。蜀平后,晋武帝徵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密上书,武帝览其表,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终,徙尚书郎,为河内温令。左迁汉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翰注并具,二家虽皆引《华阳国志》,文句及详略则有不同,笔者加点字句为二家相异。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翰注”。尤刻本“祖母卒”以上文句全同秀州本、明州本翰注,其下(加点者)则同北宋监本及秀州本善注,无疑是尤刻本祖本此条“祖母卒”以上断烂而其下文句尚存,校者据明州本标“善同翰注”而取翰注补其断烂所致。赣州本同尤刻本,由参校尤刻本底本而来。

例六,卷三十七陆士衡《谢平原内史表》“入朝九载,历官有六,身登三阁,官成两官”句注:

北宋监本:“臧荣绪《晋书》曰:太熙末,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骏诛,徵为太子洗马。吴王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又转殿中郎,又为著作郎。《晋令》曰: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

秀州本:“向曰:入朝谓入晋朝也。历官六,为杨骏祭酒、太子洗马、吴王郎中、尚书郎中、殿中郎,又为著作郎。三阁谓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也。两官,东官及上台也。善曰:臧荣绪《晋书》曰:太熙末,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骏诛,徵为太子洗马。吴王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又转殿中郎,又为著作郎。《晋令》曰: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

明州本:“向曰:入朝谓入晋朝也。历官六,为杨骏祭酒、太子洗马、吴王郎中、尚书郎中、殿中郎,又为著作郎。三阁谓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也。两官,东官及上台也。善同向注。”

赣州本:“善同向注。向曰:入朝谓入晋朝也。历官六,为杨骏祭酒、太子洗马、吴王郎中、尚书郎中、殿中郎,又为著作郎。三阁谓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也。两官,东官及上台也。”

尤刻本:“臧荣绪《晋书》曰:太熙末,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骏诛,徵为太子洗马。吴王

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又为著作郎。《晋令》曰:“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两官,东官及上台也。”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向注并具,二家颇相异。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向注”,赣州本同明州本。尤刻本注末阑入向注“两官,东官及上台”句而其前则全同北宋监本及秀州本善注,善注完整,无前举五例补断烂的明显特征,然其由明州本标“善同向注”而来则是显然的,当是尤刻本祖本此条“《晋令》曰秘书”以下断烂,校者据明州本标“善同向注”而以向注补其断烂所致。

例七,卷四十杨德祖《答临淄侯笺》“敢望惠施,以忝庄氏”句下注:

秀州本:“良曰:植《书》云:其言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己岂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于庄周之相知乎?庄周,喻植也。惠施,庄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善曰:曹植《书》曰: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州本:“良曰:植《书》云:其言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己岂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于庄周之相知乎?庄周,喻植也。惠施,庄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善同良注。”

赣州本:“善曰:植《书》云:其言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己岂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于庄周之相知乎?庄周,喻植也。惠施,庄周相知者也,故引之。良同善注。”

尤刻本:“曹植《书》云:其言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己岂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于庄周之相知乎?庄周,喻植也。惠施,庄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良注并具,善注仅引曹植《书》两句同良注,良注尚有一段解说文字。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良注”,赣州本采良注充善注。尤刻本仅注首“曹植《书》”与良注“植《书》”略异,其下全同良注,无疑是尤刻本祖本此条断烂,仅存注首“曹植《书》”三字(善注征引用“曰”字,五臣用“云”字,而此引用“云”字,可知存前三字),校者据明州本“善同良注”而取良注补其断烂所致。

例八,卷四十吴季重《在元城与魏太子牋》“南望邯郸,想廉蔺之风”下注:

秀州本:“良曰:廉颇、蔺相如,赵国之贤将也,故想其风。邯郸,赵所都也。善曰:廉颇、

蔺相如,俱赵将也。”

明州本:“良曰:廉颇、蔺相如,赵国之贤将也,故想其风。邯郸,赵所都也。善同良注。”

赣州本:“善同良注。良曰:廉颇、蔺相如,赵国之贤将也,故想其风。邯郸,赵所都也。”

尤刻本:“廉颇、蔺相如,赵国之贤将也,故想其风。邯郸,赵所都也。”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良注并具,良注详而善注略。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良注”。赣州本同明州本。尤刻本“廉颇、蔺相如”以下为良注阑入,无疑是尤刻本祖本此条“廉颇、蔺相如”以下断烂,校者据明州本标“善同良注”而取良注补其断烂所致。

例九,卷四十六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褰帷断裳,危冠空之吏;影摇武猛,扛鼎揭旗之士”注:

北宋监本:“范曄《后汉书》曰:贾琮为冀州刺史,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乎……《汉书》曰……《说苑》曰……《汉书》曰……”

秀州本:“銑曰:后汉贾琮为冀州刺史,车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何反垂帷于车以自掩蔽?……善曰:范曄《后汉书》曰:贾琮为冀州刺史,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汉书》曰……《说苑》曰……《汉书》曰……余同銑注。”

明州本:“銑曰:后汉贾琮为冀州刺史,车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何反垂帷于车以自掩蔽?……善曰:《汉书》曰……《说苑》曰……《汉书》曰……余同銑注。”

赣州本:“善曰:《汉书》曰……《说苑》曰……《汉书》曰……余同銑注。銑曰:后汉贾琮为冀州刺史,车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何反垂帷于车以自掩蔽?……”

尤刻本:“后汉贾琮为冀州刺史,车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汉书》曰

……《说苑》曰……《汉书》曰……”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铤注兼具。明州本删善注引范曄《后汉书》与铤注内容大致相重一段,仅存“《汉书》曰……《说苑》曰……《汉书》曰……”而标“余同铤注”。尤刻本前半(加点字句)为铤注阑入,后半则全同北宋监本及秀州本善注,无疑是尤刻本祖本此条前半(加点字句)断烂而后半存,校者据明州本标“余同铤注”而取铤注补其断烂所致。

例十,卷四十七夏侯孝若《东方朔画赞》作者下注:

北宋监本:“臧荣绪《晋书》曰: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也。美容仪,才华富盛,早有名誉。为散骑常侍卒。”

秀州本:“铤曰:臧荣绪《晋书》云: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也。美容仪,才华富盛,早有名誉。与潘岳友善,时人谓之连璧。为散骑常侍。此赞为当时所重。善曰:臧荣绪《晋书》曰: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也。美容仪,才华富盛,早有名誉。为散骑常侍卒。”

明州本:“铤曰:臧荣绪《晋书》云: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也。美容仪,才华富盛,早有名誉。与潘岳友善,时人谓之连璧。为散骑常侍。此赞为当时所重。善同铤注。”

赣州本:“善同铤注。铤曰:臧荣绪《晋书》云: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也。美容仪,才华富盛,早有名誉。与潘岳友善,时人谓之连璧。为散骑常侍。此赞为当时所重。”

尤刻本:“臧荣绪《晋书》曰: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也。美容仪,才华富盛,早有名誉。与潘岳友善,时人谓之连璧。为散骑常侍。此赞为当时所重。”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铤注兼具,二家皆引臧荣绪《晋书》,“早有名誉”句上二家引文同,其下则详略有别。明州本删善注而标“善同铤注”,赣州本同明州本。尤刻本前半同北宋监本及秀州本,后半(加点文句)为铤注阑入,无疑是尤刻本祖本此条存首一二句(由其征引称“曰”不称“云”可知)而其下断烂,校者据明州本标“余同铤注”而取铤注补其断烂所致。

例十一,卷四十七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故二八而唐朝盛,伊吕用汤武宁”句注:

北宋监本:“二八,谓八元八凯也。伊,伊尹也。吕,吕望也。”

秀州本:“铤曰:舜举八元八恺,用之於尧时也。成汤得伊尹,武王得吕望,而社稷安也。”

善曰:二八,谓八元八凯也。伊,伊尹也。吕,吕望也。”

明州本:“铤曰:舜举八元八恺,用之於尧时也。成汤得伊尹,武王得吕望,而社稷安也。”

善同铤注。”

赣州本:“善同铤注。铤曰:舜举八元八恺,用之於尧时也。成汤得伊尹,武王得吕望,而社稷安也。”

尤刻本:“舜举八元八恺,用之於尧时也。成汤得伊尹,武王得吕望,而社稷安也。”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铤注兼具,善注略而铤注详。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铤注”,赣州本同明州本。尤刻本全条为铤注阑入,以前例规之,亦当是尤刻本祖本此条断烂,校者据明州本“善同铤注”而取五臣铤注补之所致。

上举尤刻本中阑入五臣注的十一例,都与明州本删善注标“善注同”、“善同某注”、“余同某注”对应,无一另外,其中十例李善注、五臣注相杂或文句相间,清楚地表明尤刻本阑入的五臣注,是其祖本其条断烂,校者以明州本标“善注同”、“善同某注”、“余同某注”而取五臣某注补其断烂所致。十一例中有十例秀州本存李善注,清楚地表明尤刻本底本校者及赣州本编刻者未见到秀州本。十一例中有两例赣州本与尤刻本同,皆为李善注、五臣注相杂,明显为赣州本采尤刻本底本,表明了尤刻本底本产生于赣州本之前。十一例对尤刻本阑入五臣注的谜底揭穿了,对尤刻本来历的谜底亦揭其十之八九,足以见出尤刻本的底本产生于明州本之后、赣州本之前,是由一有断烂的李善本而校者以六臣注明州本补其断烂而来。尤刻本正文的“五臣乱善”,亦可以这一结论规之。

由上见出,清人的“摘出”说,在于未见到六臣注明州本,又泥于尤袁刻书跋所云“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之语。冈村繁教授对赣州本善注及尤刻本阑入五臣注解释为宋刊本“剽窃”、“盗用”五臣注,其说赣州本,在于未明赣州本由改明州本体式而来,未能比较二本异同;其说尤刻本,在于忽略了尤刻本阑入的五臣注条中善注、五臣注相杂

的情形,同时亦忽略了对明州本的考察。

三

尤刻本的祖本是一有断烂的李善本的结论,由六臣注秀州本、明州本皆删之善注而尤刻本则有之且同于北宋监本,亦能得到证明。略举几例。

卷五十四刘孝标《辩论》“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苢”句注:

北宋监本:“《家语》曰:颜回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家语》曰:冉耕,鲁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恶疾。《韩诗》曰:《采芣》伤夫有恶疾也。诗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

秀州本:“济曰:颜回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冉耕,谓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恶疾。《韩诗》曰:《采芣》伤夫有恶疾也。诗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恶草,伤君子有恶疾,道不通也。善曰:薛君曰……”

明州本:“济曰:颜回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冉耕,谓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恶疾。《韩诗》曰:《采芣》伤夫有恶疾也。诗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恶草,伤君子有恶疾,道不通也。善曰:薛君曰……”

赣州本:“善曰:薛君曰…… 济曰:颜回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冉耕,谓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恶疾。《韩诗》曰:《采芣》伤夫有恶疾也。诗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恶草,伤君子有恶疾,道不通也。”

尤刻本:“《家语》曰:颜回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家语》曰:冉耕,鲁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恶疾。《韩诗》曰:《采芣》伤夫有恶疾也。诗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

上条注文,由北宋监本得知,秀州本以善注“《家语》曰颜回”至“诗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一段

与五臣济注内容重复而删,未标“善注同”。明州本从秀州本,赣州本从明州本。尤刻本则有六臣本所删善注一段,且同北宋监本,自是尤刻本祖本原有。

又同篇“龙犀日角,帝王之表”句注:

北宋监本:“朱建平《相书》曰:额有龙犀入发,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秀州本:“向曰:额有龙犀入发,额左角有日,右角有月,帝王之相也。善注同。”

明州本:“向曰:额有龙犀入发,额左角有日,右角有月,帝王之相也。善同向注。”

赣州本:“善曰:朱建平《相书》曰:额有龙犀入发,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向同善注。”

尤刻本:“朱建平《相书》曰:额有龙犀入发,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上条注文,秀州本存五臣向注删善注标“善注同”,明州本从秀州本。尤刻本则有同北宋监本之注,自是尤刻本祖本原有。赣州本同尤刻本,采自尤刻本底本。

又同篇“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句注:

北宋监本:“《吕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马子韦曰:荧惑守心,心,宋分野也,君当可移于相。公曰:相,股肱也,降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可乎?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所以为国,无民,何以为君?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所以养民,岁不登,何以畜民?子韦曰:君善言三,荧惑必退三舍,延为命二十一年。视之信。《广雅》曰:荧惑谓之法星,或谓之执法。”

秀州本:“济曰:宋景公有疾,荧惑守心。荧惑,灾星。心,宋分野也。朝臣谓公曰:可移祸于相。公曰:相,股肱,降心腹之疾置于股肱不可也。曰:可移于人。公曰:国无人,何以为君?(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所以养人,岁不登,何以畜人?是时荧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荧惑谓执法之星,故云法星也。善注同。”

明州本:“济曰:宋景公有疾,荧惑守心。荧惑,灾星。心,宋分野也。朝臣谓公曰:可移祸于相。公曰:相,股肱,降心腹之疾置于股肱不可也。曰:可移于人。公曰:国无人,何以为君?可移于岁。公曰:岁所以养人,岁不登,何以畜人?是时荧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

由景公之善言也。荧惑谓执法之星，故云法星也。善注同。”

赣州本：“善曰：宋景公有疾，荧惑守心。荧惑，灾星。心，宋分野也。朝臣谓公曰：可移祸于相。公曰：相，股肱，降心腹之疾置于股肱不可也。曰：可移于人。公曰：国无人，何以为君？可移于岁。公曰：岁所以养人，岁不登，何以畜人？是时荧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荧惑谓执法之星，故云法星也。济注同。”

尤刻本：“《吕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马子韦曰：荧惑守心，心，宋分野也，君当可移于相。公曰：相，股肱也，降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可乎？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所以为国，无民，何以为君？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所以养民，岁不登，何以畜民？子韦曰：君善言三，荧惑必退三舍，延为命二十一年。视之信。《广雅》曰：荧惑谓之法星，或谓之执法。”

上条注文，秀州本存五臣济注而删善注标“善注同”，明州本同秀州本，赣州本采济注充善注。尤刻本则有同北宋监本之注，自是尤刻本祖本原有。

以上几例，秀州本、明州本皆删善注，尤刻本则有同北宋监本之注，由尤刻本阑入五臣注之条得知尤刻本底本校者未见到北宋监本，若非尤刻本祖本为一李善本，那这些六臣本所删之善注尤刻本又由何而来？

尤刻本中有不少不见于北宋监本而非五臣注阑入的注文，这些注文质量可观，我们不能以其不见于北宋监本残卷及秀州本所出北宋监本注文而轻易否定是李善注。前面以北宋监本残卷及秀州本所出北宋监本注文对勘，列举了两个方面的确凿证据，揭示了尤刻本祖本是一有断烂的李善本，则这些不见于北宋监本而非五臣注阑入的注文自当是尤刻本祖本所原有，即尤刻本祖本是一非北宋监本的李善本。尤刻本第二十七卷《古乐府》三首，五臣本为四首，多《君子行》一首，此为李善本、五臣本一大差异；尤刻本底本校者对李善本作三首有疑，于卷末附载《君子行》一首，注云“李善本古词止三首，无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于后”，交代清楚，可见尤刻本底本校者态度审慎，未轻易以五臣本校改李善本，注意李善本的纯洁，此亦可作为尤刻本中不见于北宋监本而非五臣注阑入的注文是其祖本所原有之李善注

一证。唐李匡父《资暇集》卷上《非五臣》载唐传李善注《文选》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之别，其注文为由简加详。或北宋监本是一简注本，而尤刻本祖本是来自李匡父所说之详注本。若这一见解不误，则尤刻本的文献价值尚在北宋监本之上。疑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国子监校刻且覆勘而燬于火之李善本有少量印本行世，尤刻本祖本或即其本。

这里附带谈谈尤刻本的音注。尤刻本中颇有五臣音，乃底本校者补李善未音之正文僻字及异读字而采入，亦取于明州本。《文选序》“错比文华”句之“比”字，秀州本五臣音“避逸”切，今存宋陈八郎刻五臣本亦音“避逸”切，明州本音“避”，脱反切下字，尤刻本同明州本音“避”，此为尤刻本（底本）五臣注音取于明州本之明证（赣州本同明州本）。尤刻本音注情形复杂，卷一、卷二班固《两都赋》保存李善注文中之音切（李善本音皆在注文中，五臣本音皆在正文当字下）；而于正文当字下采有少数五臣音补李善未音者，善音、五臣音区分清楚；卷三、卷四则移注文中善音于正文当字下而删注文中善音，既窜改了善注，又与所采五臣音混一；卷五以下，或如卷一、卷二，或如卷三、卷四，体例不统一。采五臣音入李善本是尤刻本（底本）的一大过失，而如卷三、卷四体例诸卷则失之尤甚。尤刻本（底本）的五臣音在于为读者提供方便，与尤刻本阑入五臣注的缘由不同。尤刻本阑入的五臣注由北宋监本残卷及秀州本、唐写本残卷可全部得到校正；尤刻本的五臣音由北宋监本残卷及秀州本、明州本亦可全部清除，而如卷三、卷四体例诸卷的善音同于五臣音者，其北宋监本残卷以外部分则无从复原矣。

尤刻本中阑入五臣注、五臣音是向来罩在尤刻本上的一层迷雾，这层迷雾长期遮蔽着尤刻本的文献价值之光，清代以来的“摘出”说及时贤的“剽窃”、“盗用”说，更使迷雾加厚，使人更加怀疑尤刻本的文献价值。笔者校读李善注《文选》，其先于尤刻本亦信从清人的“摘出”说，怀疑其文献价值；及发现尤刻本阑入的五臣注之条皆在六臣注明州本删李善注标“善注同”、“善同某注”、“余同某注”范围内和大都善注、五臣注相杂的事实，眼前一亮，豁然明白了尤刻本阑入五臣注的缘由，并由此窥探到尤刻本的真实来历，迷雾散去，尤刻本顿时显出夺目的文献价值之光。尤刻本是今存宋单刻李善注《文选》唯一的一个完本，存在的问题复杂，对其作校勘

整理是《文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一项艰巨工程。今以愚见草成此文,供校勘整理尤刻本者参考,亦乞方家指正。

注释:

①②见影印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本《文选》末载沈严《五臣本后序》。韩国,1996年版。

③④见《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⑤见影印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本《文选》末载秀州本刻书跋。韩国,1996年版。

⑥《宋代刊本〈李善注文选〉剽窃和利用了〈五臣注〉》载四川大学中文系编《新国学》第一卷,巴蜀书社1999年版;《宋代刊本〈李善注文选〉盗用了〈五臣注〉》载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责任编辑:李大明]

●文史札记

林肯墓地见闻录

刘达永

林肯遇刺后于1865年4月15日身亡。“全国林肯纪念协会”尊重林肯夫人意愿,将已故总统安葬在斯普林菲尔德北郊橡树岭公墓内。公墓占地300英亩,草木葱郁,美丽悦目,犹如公园,其规模居美国第二。今所见“林肯墓州级历史遗址”(LTSHS)位于初葬墓南不远处,始建于1869年,历时5年而成,后经两次补建方为现状。

这座纪念碑式陵墓高达117英尺,由白色花岗石砌成,外观宏伟。陵墓底部为宽大平台,高约6米,游人可沿石质台梯而上,方尖碑(obelisk)矗立在平台中央。正面望去,象征宪法的“美国盾形纹章”(the U. S. coat of arms)镶嵌在方形花岗石内,林肯全身铜塑像中立石上,表明林肯受权招募军队保卫联邦的作用。描绘各兵种雄姿的雕塑群立于碑座四角高约3米的圆状花岗石上,位置低于林肯塑像;此石中部及与之高度相等、相连、向内凹陷的花岗石中部,凸现着有间距的盾牌,各州州名列于各盾牌上,环绕碑座,显示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平台正面下方有一墓门,林肯半身青铜塑像置于门侧花岗石之上。进入墓室,林肯夫妇及其三个儿子便长眠在马蹄型墓道底部。林肯埋葬处用红色大理石标明,其左侧有四个州的州旗,以示其祖辈曾在这些州住过。美国国旗居中。林肯出世至52岁留下足迹的三州州旗、总统旗立于右侧。墓内青铜匾上刻有林肯传略和他几次重要演说的语录。林肯坐式青铜塑像安坐椅上,背朝窗户面对来访者。窗户上方有一句话“现在他属于一切时代人物了”(Now he belongs to the ages),似为安葬者对林肯的盖棺论定。

林肯夫妇育有四子。次子4岁夭折,三子活了12年,幼子17岁即亡,惟长子罗伯特长寿83岁。罗伯特的独子在世17个春秋,不及婚配,林肯绝嗣。讲解员还称林肯的女儿也未传后(未见文字资料)。美国人如何评说此事不详。

林肯出身于贫穷家庭,27岁以前为打工者,27岁获得执业律师证书,遂以此为生。33岁结婚时仍属低收入阶层,夫妇俩只能栖身于小旅馆内。1859年50岁时,林肯已成为富裕中产阶级一员,他的财产,“包括他的房子、地产、田产和各种票据,大约值1.5万美元或更多一些”(《林肯传》三联中文版第99页)。1861年3月4日就任总统,年薪2.5万美元,每年缴纳所得税1273.25美元,第一任期四年实得94,883.48美元。此四年又遇内战,身为总统,他买了公债券共7.5万余美元,减去此数,每月实可支付的钱约395.83美元。他以私宅租给大西铁路公司老板蒂尔顿,租金不详。林肯一家包括长子在哈佛求学(1865年1月毕业)的费用,都得靠这些钱和先期的积蓄。有时他还慷慨周济患病和生活困难的黑人。他与日工资1.5美元(1864年5月)的芝加哥铁路工人相比,仍属中产阶级。没有见到林肯贪污受贿的记载。1865年12月18日,众议院投票决定给林肯遗孀2.5万美元,作为林肯的最后薪金。林肯遗产屈指可数。他不把也不敢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资本,体面地生活;他视从事国家公务活动为责任与荣誉,尽心地做事。他是西方文官的表率,不愧为马克思赞扬的“道德高尚的人”。